

XIESHILANGDUTAN 写实狼渡滩

文/史德翔

落雨的时候，是狼渡滩最好的时间。

初夏的绵绵细雨，将岷州的山川沟谷滋润得古典而又纯和。

狼渡滩，好一个“渡”字，传来了这样的信息：“狼来狼往”的“滩”上，肯定是草深林茂、物种繁多的去处；而狼须“渡”着才能过去，定然还有广阔的河流。于是，一路上，我反复思念着狼渡滩的狼，思念着狼须“渡”才能越过的狼渡河。尽管在我的童年，深更半夜里，三五成群的狼围着我家的猪圈节奏混乱的嚎叫声曾给我的童心制造过多少恐惧；尽管故居门前童年逐云戏水的那条河流已断水多年；尽管我内心还深藏着曾诅咒让狼绝迹的愧疚……而眼前，头顶着雨雾的视野内，没有办法搜寻到一条可供狼渡的河流。而高不盈寸的青草地上，狼的踪迹也早已远去了，只有那一群群羊，在狼渡滩安全地啃食着青草。瞬间，我深感，在狼渡河畔静听一声狼的嚎叫，这并不豪华的奢望，却已恍若梦境，只是一种憧憬罢了。

狼渡滩深藏于陇中黄土高原和甘南草原的交汇地带，是秦人先祖天然的牧马场，也是古代天水贯通藏区的茶马古道。这片湿地南北长20公里，东西宽8公里，占地90多万亩，呈带状分布，是高寒沼泽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境内山势浑圆，林茂土肥，草美花盛，气候宜人……

狼渡滩主要由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和泥炭构



成其生态系统的主体。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平衡着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进而孕育着丰富的湿地生物资源。今已查明，狼渡滩生长有776种高等野生植物，生息繁衍着160多种脊椎类动物，孕育着200多味中药材，其中当归以其药香千里、千古不易的优良品质，名闻中外。湿地上还生存着牦牛、黑紫羔羊、冬虫夏草等地球上的珍稀生物资源……

据方志记载，狼渡滩属甘肃第二大沼泽地。在这片平均海拔2600米以上的高地上，昔日，狼渡河如游龙出海，激流奔涌，穿境而过。河两岸，林茂草丰，野生动物繁多，其中狼成群结队，在河畔觅食饮水，自由穿梭于狼渡河与丰腴饱满的沼泽草滩之间，一派河湖连绵、万物争荣的天然造型。

狼渡滩的原版是一片水深土厚的湿地。所谓湿地，早已被现代科技定位为“地球之肾”。它是物



种的贮存库，气候的调节器。特别是在保护生态环境、蓄水调洪、补充地下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狼渡滩湿地具有的普世价值。

顺着狼渡滩水的流向望去，我真实地触摸到：狼渡之滩，渭水出焉。狼渡滩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与渭河源头的涛声依旧有着密切的血脉关系。狼渡滩的草原湿地涵养着数千万立方米的水源，是一座不显山、不露水的绿色大水库。汛期，草木湿地将大量的洪水涵养起来，汛后又缓慢排出多余水量，调节渭水径流量的平衡。然而，近年来，我每次从发源于鸟鼠山下的渭水源头走过，细若游丝的渭河水流总使我的心隐隐作痛。连着狼渡滩的渭水河畔，孕育了华夏民族的“人祖爷”伏羲。这位智慧的老祖宗，在渭河之滨抖落一身尘土，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静观风云变幻，明察斗转星移，“始作八卦”，并以此制定甲历，划分二十四节气，为人与自然和谐而存拉开了上古文明的序幕。然而就是这条母亲河，流淌到昔日的陇西郡时，百余年前尚汹涌澎湃的涛声已瘦如一泓清音，即使奔流到“人祖

爷”演绎八卦的卦台山下时，也早已失去了昔日波翻浪涌的气势。站在高高在上的狼渡滩，我却清晰地看到了鸟鼠山下渭河的病症之一。

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失的学问。重新回望那个以粮为纲的火热年代，我们应该心生愧疚，在这一片放羊牧马，本该宁静的湿地上出现了这样的景象：骡马、黄牛拖着犁杖，人在犁铧后面扬着鞭子，开荒垦地，种植小麦、种植蚕豆的农耕景象。用一片湿地巨大的生态功能和湿地上众多的生命为代价，曾换取了一个全省“以粮为主，全面发展”的典型。当然，人们收获了三五斗粮食也是事实。但从此，毫无节制地垦荒导致森林、草原面积锐减，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满山遍野是庄稼和牧草衍生的“牛皮癣”……

时间很快就让“杀鸡取卵”的决策的恶果水落石出。狼渡滩周边地区，盲目滥挖乱占和围垦开荒的结果，使狼渡滩湿地面积减少了2/3。逐渐地，狼渡滩很难再看到完整的草场和山坡林地。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草场面积大幅度萎缩的同时，牛、羊、马、驼的数量却在成倍地增长。每年，青草还未顶破土皮之时，就已被饥渴的牛羊啃掉，甚至有时连草根也不放过。粗放的畜牧业生产，让狼渡滩草原难堪重负。入不敷出的结局使狼渡滩水源干涸，草场退化，秦岭细鳞鲑等一系列保护物种濒临灭绝，苟活无路的生物种群在急剧减少……造化用亿万年之功创造的狼渡滩，对于握有现代器械的当代人来说，要毁灭它，只在俯仰之间。



狼渡滩一步一步走向灭顶的现实，让我想起了一个简单得没有任何新意的故事：若把一只青蛙放进滚烫的开水锅里，它会立即跳出来逃生；倘若把它放在温水锅里，慢慢加温，它会一直享用着舒适的水温，直到感觉水温发烫时，想逃，却再也没有力气跳出开水锅了……

然而，细读雨雾下狼渡滩的颜色，我们应该深深地感恩。在经历了一次次严重的人为干扰和破坏之后，狼渡滩仍然以母性的爱承载着难以想象的重负。它竭力为渭河补充源头来水，给天空补充调节气候水，给大地补充地下水；依然在宽厚的主体上坚守着其苍翠的底色；依然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草荣草枯，花开花落，庇护众多生灵于博大的胸怀之中；依然丰腴着岷州人心中一片走向风调雨顺的风景。

因为面对狼渡滩物种灭绝的生态厄运，我想起了百余年前，爱因斯坦提醒人们要把爱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灵以及整个美丽的大自然”的忠告。这所有的生灵中，当然包括狼，因为大自然演绎的一切已真实地告诉我们：自然界的怀抱中，芸芸众生的好与坏都与人类息息相关，当万物在痛苦中呻吟时，人类随即会感到寝食难安。天地间浑然天成的契合，严谨而又妙不可言。究其实，自然界万物相互依存的大道令人敬畏至极。爱护一棵树，你不求回报，它也会为你遮风挡雨；爱惜山花野草，它会酬你满眼繁花青翠；珍爱昆虫飞鸟，它会引你以悦耳鸣唱；爱护一条河流，它更会用乳汁哺育万物生生不息。

当然，面对狼渡滩生态亮起的频频红灯，岷县

的当政者有着清醒的认识。“生态立县”的准确定位，决意要将“重在保护、生态优先、合理利用、良性发展”的理念落地。时下，退耕还林还草力度的加强，对天然林和天然草场善加呵护的硬气政策，以“滩”为核心对狼渡滩湿地的保护与治理，意在恢复往昔岷州山川盈盈碧水、红香绿浪、飒飒松风、关关鸟语的自然景致。人们似已看到了狼渡滩莺飞草长的希望。但多年来狼渡滩生态的原版内容已举债累累，要从根本上恢复狼渡滩的血液和血脉，路还很长。况且，狼渡滩在退耕还林、蓄水播绿的同时，后院里，不少人仍然在挖空心思将仅存的耕地变成“罗马家园”、“意大利花园”之类的豪宅，在换取着一叠叠纸币……

盛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给后人留下过这样的良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垂首光辉了秦人史册的狼渡滩，双手抚摸着尚未绝迹的药材和物种，一个“鉴”字又为我们开出了这样一剂药方：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位叫安泰的英雄，只要脚不离地就力大无穷，任何敌人休想战胜他。倘若我们如安泰一般，忠实地守护着这片湿地，脚踏实地地呵护与科学治理每一寸土地，让狼渡滩的芸芸众生充分获得满足生长的条件，完成生命活动的周期，以确保生命的种类得以代代延续。

虽然病去如抽丝，但倘若坚持按此方理疗，竭力呼吁，用心祈祷，上苍赐予我们的这份得天独厚的礼物——狼渡滩将有望恢复昨日山水林木、花草虫鱼的原始品相。

